

嶠南瑣記

上下

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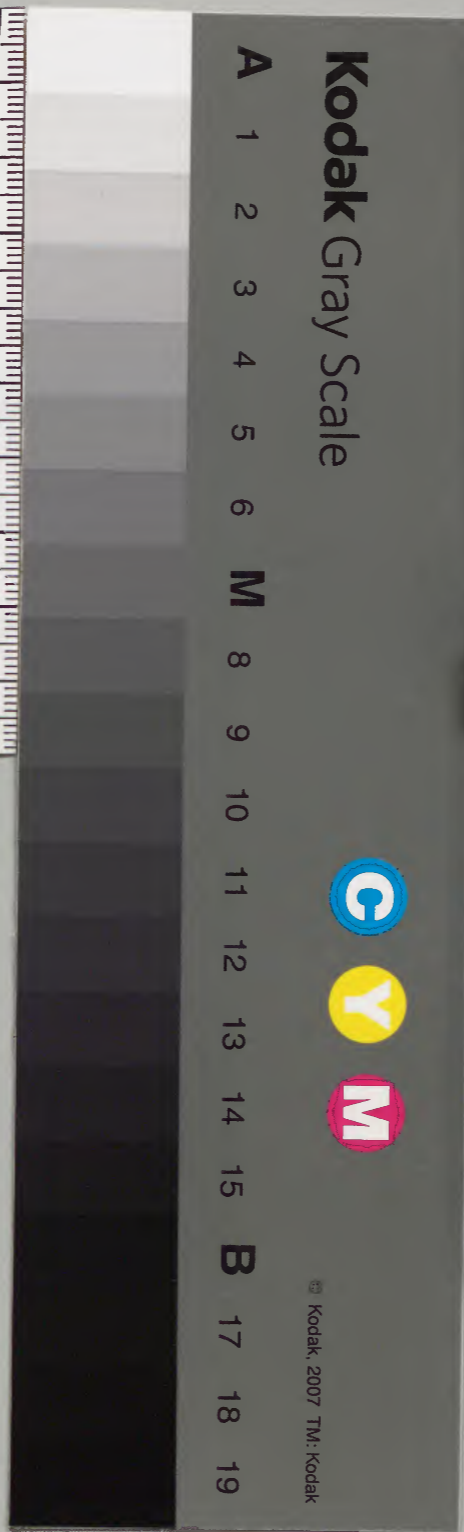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三	七	四
九	一	函	號
四	三	架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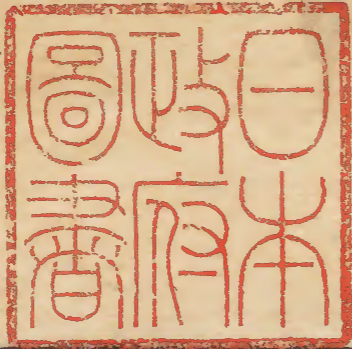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二	三	七	四
九	一	函	號
四	三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74	
冊數	4	(4)	
函號	202	69	

西事珥附

共四本





嶠南瑣記卷上

淺草文庫

彙篋中所錄西事見大荒諸所載神人多珥
 蛇者珥耳飾也一曰瑱又蠶弄絲於口亦曰
 珥因以珥名錄竟尚有碎事及續聞者百餘
 種因復理而存之命曰嶠南瑣記語曰雖有
 棄髮必愛予於此亦云歲壬子良月湛盧山
 中人識
 兩廣樹在封川蒼梧界上分左右柯直上以其
 方之榮悴卜粵東西豐凶不爽

梧州察院儀門外墻地上草細茸深厚初夏螢
火以千計閃閃燭草上如月

湘竹有全紋者圍僅三四寸斑亦不老畧大則
止半面有斑而體甚薄用則析取其有紋者謂
之片竹

道內有大椿樹二株高十餘丈蒼鬱濃茂在廳
事之前對立危聳數百年物也

邕州道署後有枕榔樹四株隅立競秀高俱十
餘丈玩之不厭

邕人言鐵力木能上水僅可百餘年惟黃連木
最能久

木之寄生者曰寓木見山海經梧之桑寄生酒
為佳然粵人不事蠶作真寄桑者甚鮮

辛亥四月予署柱上生菌若肺之垂正黃色
不死草如茅暑月置盤筵中蠅不敢近舊日出

柳州今詢之無知者

駁鹿山僧堂前池水紺碧間出蓮花五色絢爛
名飛來蓮

斷腸草一名胡蔓形似黃精又一名野葛人食之立死羊食之而肥故中其毒者用羊血灌之可解也平樂人有三女俱年幼晨出田間拾菜日晚不歸往視之則枕藉死矣傍有斷腸草數處尚有握手中者李白詩昔作芙蓉花今為斷腸草芙蓉花亦斷腸草之名花之美似芙蓉也或云葉大如人手掌見人則獵獵鼓搖若招之者取豨腸一段杵汁入之繫其兩端汁從中穿走腸斷乃止

予官農部河南司時曹長武陵龍君善偶一日曹事畢遣吏承印還寓吏塗遇一人云當赴曹投牒者引去他處飲以酒吏即昏迷若寐及覺印為盜去矣數日捕得盜者予偕往訊之對云用風茄為末投酒中飲之即睡去須酒氣盡乃寤問從何得之云此廣西產市之碁盤街鬻雜藥者今土人謂之顛茄風猶顛也一名悶陀羅按本草佛說法時天雨曼陀羅花云即此又北斗經有陀羅星使者手執此花因以名花

杭藥毒草鳥不敢栖其上煎令稠蘸弩矢射野獸立斃此物予嘗見之形似獨窠蒜土人云生深山中就其處採煎須不聞雞犬聲煎成用鍼刺臂使血出垂臂順流下如縷仍用拇指緊按刺孔令人蘸粟許於縷之末血急縮回者方可用不先按其孔血縮入肉則其人立死嘉魚出火山下丙穴體圓小多脂九十月間始出或曰似鮠魚謂其多脂而味似之爾形絕不類也

懶婦如山豬而小喜食田禾田夫以機杼織絰之具懸於田傍則不敢近又桂州有睡草見之則昏焉若醉亦謂之懶婦歲

署中一老雌雞抱子十餘後止存一雌者次歲仍令抱之得八子半月而老雌雞死八子遂隨少雌雞飲啄哺味無異其母諸雛皆能啼猶羣處女奴逐之始散去

潯署頗有園池花樹偶見花根上一物蠕動就視之乃一大蝸牛戴殼而行殼可容半升

藤江出鯖魚膽售者皆偽以黃藤膏混之黃藤亦能行血去醫予過藤詢漁人獲有鯖否漁人以一尾來獻狀似鮓而黑剝取其膽懸之船窓上越宿漿裂出過半土人云膽甚薄漿發即裂故鮮得全者張七澤云松江人謂草魚為白鯖魚鯖為烏鯖魚草魚今人家池中用草畜之者即鮓魚也
鮓魚似白魚而稍短味不腥絕宜鱠南方以為魚品之最

潯州多杜宇晝夜啼不絕客居聞之甚慘
蚺蛇常在樹上伺鹿鹿過輒垂首下繞之有項鹿死先濡徧身令濕便舉口吞之骨角皆鑽皮而出

蛇之名甚衆烏梢菜花危干量人水箭幹壁虎
鼈腦筭籜雞冠簸箕狎黃藤蚺寸白又有青竹
標者瞎目疆樹而生子一曰蛇盤之處必在壬地

校邕時以左江道為文場道深邃旁有亭榭園

池林木茂密業已堵塞予與書吏俱入居籌邊樓下一日晚堂畢隸人云每薄晚有人擲瓦石入罟之則愈甚予視之累累積瓦上因詢干極者答云此去外路甚遠遂不復問又一日閒步出聞閹者房內有伐樹聲因取鑰啓視之閹者云有物如犬而甚大黃色每來則伏此處竹樹間撼門入亦盜食食物適來逐之越牆去尾大如帚伐去竹樹或可異不來爾蓋狐已為妖而土人未之知也

龍州即古龍編建安中玄州治時有蛟龍蟠編於南北二津故名
劉欣期交州記龍編縣功曹左飛化為虎還復為吏

靖江世子宴三司是日入則有閒人數百輩先伺於門門啓輒挨檣疾馳爭先詢之皆宗人也內臣執梃逐之不能止亦多不冠而跣其足者云常不得登獨秀惟此一日可乘爾山徑既險仄斗峻蠡湧而升常遲數級方得上喧雜甚趣

殊不清獨登絕頂一眺盡郡中諸山水形勝為佳爾諸亭館皆嵌石壁間半為飛磴不敢從容玩適宦游幽賞之不相謀大畧如此王宮居稍右不甚廣頗見嚴整正殿端倚獨秀殿後亭館皆廢壞狼藉荆莽中儲君居先王服制力未及此故爾所謂月牙池者蓋營建時鑿取土遂稍甃之積水可汎也陽朔道上一山高十餘仞體圓而皺內全空宛如栗殼戍卒有栖止其中者

靈渠自北而南三十二陡又由灘通銅鼓水自東而西入永福六陡六陡冬月水消則涸絕不行

湘中記云湘水之出於陽朔則觴為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於其中也

自理定西行蘭麻烏沙諸嶺險絕皆刺天無蜿蜒迤邐之狀又極隘僅容足每遇嶺則直上至絕頂乃下下底澗水乃已度澗又復上如此者三四程聞之飛雲九折勢雖險峭尚可乘驟車

跨馬而行不至若是也

諸嶺每遇狹處謂之院子必有大小石子一堆意必戍士積之以備他盜者然疑我與賊共若賊先不幾藉之兵乎及詢之則云行人過者必從山下攜石一塊寘此祝云願增脚力殊可笑亡謂當時必有以此愚行人假之力者緩急可因以擊賊爾然非長筭也

桂泉多可飲而白龍為最梧惟水井清冽餘無中醉茗材也

志圖地山川如禹貢山海經水經皆不置論注者始旁引曲證若直寫溪山林洞屈曲如觀壁畫意趣悠遠自然神飛夢越旁置一語便索然無味此亦吾輩文字禪也

山海經蒼梧之山帝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則丹朱亦稱帝矣注云竹書后稷放帝朱於丹水水經又云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是商均亦葬於此

彈丸溪水經稱灘水會彈丸溪溪中有石自然

珠圓若彈丸狀彈丸乃一小澗冬月流澌枯絕其石亦驚卵石之類爾

粵右有灘浪二水浪水今志俱失其名然其源流尚可考也按水經浪水出武陵鐔城縣北界

沅水谷南至鬱林潭中縣與鄰水合注水出無陽縣縣故

鐔城也又東至蒼梧縣為鬱溪又東至高要為

大水注鬱水鬱林之阿林縣東逕猛陵縣之西南元封五年交州自羸樓移治於此

又云禱過之山浪水出焉南流注于海

竺芝扶南記南方山溪間謂之究有西古郎究

金山郎究越裳究九德究南陵究文狼究無勞

究又徵側走入金谿究

東江驛在虞山西南二三百步黃澤由癸方來

注之匯為靜流東與灘江隔一洲洲上莎楚萋

密而驛之前竹樹林樾交接互映晻靄陰亞水

一灣澄碧若染予語驛丞曰汝何福得此清况

丞對云賴公之福但如此好景丞亦無那不得

常看之爾

劉僊巖有足跡長二尺許如足印土土太肖似

相傳是劉仲遠所履之跡予笑云此非僊人足跡乃凡人手跡也

還珠洞有伏波試劔石長丈餘垂下寸許未合細視之有鑿斷痕

梧州競渡龍舟長十餘丈坐可五十餘偶有衣白數人分立舟上每擢動則右手麾小白旗左手麾袖袖甚長如所謂郎當舞袖者

虞策瘴鄉詩避色如避難冷暖隨時換少飲卯時酒莫喫申後飯

符載送楊衡游南越云五嶺風候加餐飯日舉醇酒數觴可以佐助元氣

庚戌冬予以長至前數日抵邕時驟燠單袷衣禪扇盡去衾之有絮者歸輒向人云邕州熱甚次歲抵邕又早十日而連晨嚴霜風透骨至覓地爐燒炭氣候之不常如此

辛亥春三月邕州雹大如斗城中屋瓦皆盡無一存者是日陳憲僉顧輕車飲於敷文書院席上盤盂盡碎役人避去二公立簷下有塵板處

予冬月行部至邕望坊樓上殘鴛半漏時見天
光屢疑是積雪未消

治夷方有兩失一曰裁省一曰改土為流是皆
通人一蔽所謂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悖者創
制之初量其物力必非優裕事體漸繁亦必與
時升降浸趨簡畧若更事事尅損必至荒涼不
堪苟且相承難施振刷節約可以治身國儉示
之以禮生衆為疾都不講求涓滴之留終非長
筭至於土人亂萌原由流官處之失著若復改
流徒益繭絲我自為圉事端愈衆禁而擾之亂
可日俟審持大體毋為近名貳而戡之服而柔
之夷自為夷治之其庶

胡三省注漢武伐東粵事東甌地多以兩粵訓
之如武林曰在潯州又梅關以為梅嶺之類三
省天台人去東甌甚近尚不知東越之為東甌
何故

全州柳山書院有巨石乘風雨飛入應泉井中
頭昂尾低狀如龍馬其高廣正與井之石甃相

值雖人力巧為安頓不若是也

西中夷釁不常動議征剿將士以首虜為功或免罪雖云當陣見證率多詐冒村民之悍黠者伺小賈及尪瘠之人過則斫其首以貨每級金三兩聞有舟人方盪漿眼微瞋輒為人斷首以去者

夷人方亂時於中秋候月見月相對愁語曰朝廷有天且剿我急備飯甕藏深山中為竄匿計民見月則喜曰朝廷有天我得田禾契也

懷遠有石壘臨溪相傳諸葛武侯營於此人不敢作室其地又六峒有一種云是巴人從丞相到此夜令云枕石者去枕草者留中夜撤營枕草者方熟寐晨醒始覺遂留不去迄今猶作巴音云

潯州西行過橫永道上竟日無人居抵州縣次方止日中小憇野館蕭條叢莽荒荆句衣冒幘絨豹晝啼送卒常百餘人云惟使車過此餘皆取間道去

粵右亭鄣羅瘠不堪除郵吏多不肯赴類署職者常過永洛間一驛臥室窓牖風罅玲瓏時方殘臘因就車上取迎送榻令從人糊之尚餘數十幅次晨盡付署職者笑語之曰有使客過可以此預糊之勿令臨期其人叩謝去

又亭午經一野館小憇飯無坐處取舊竹椅折足者用頽壁輓墊之堅坐不敢動

潯州大逐客凡粵東人從事官府者盡逐去以土人應之土人蠢拙事不能辨而玩法實過之官不能制行部時嘗欲刻一記可千言徧索工刻者不得土人遂強取雕劂十餘日方就而塗墁不成字為之一笑毀之

士子應試約會俟有入彀者則瓜其坊資此風甚惡在處有之粵右謂之打礦然粵右土壻人貧士多空乏長安日下道塗脩阻不能赴南宮者多坐此

孔雀夷人有殺而食之者云其味如鶩鮮百病食其肉者後有病服藥不能愈取其尾者持利

刀伏叢篁間自翳其身勿令見伺過急斷取之不則回首一顧金翠無復光彩矣

象交於水傍泥淖中取樹葉藉之其交如人見人則羞遽起逐之人走須繞嶺方得免

解牛多俚婦亦曰屠婆縛牛於木數之曰某時牽汝耕田不得某時乘汝渡水不即行今何以免死乃殺之

舟過龍門值水漲見浮槎上有物翻覆如葉榜人撈之得一龜不似常見者大寸許而體甚薄

似鼈頭類蟾蜍腹紅色黑理足尾俱黑而尾畧尖銳背純綠中具五行八卦環列二十四氣界處似微紅畫之者後一段皆有齟齬天然分界首頗大不能全縮眼作金色兩頤有金線縈之頤下亦紅色能吐欬鼓氣蓋物之異者

出東江門肅客或登湘南樓會宴則經靖江府後過伏波山下人家犬皆羣吠路傍前驅者莫之逐也間以語人人笑曰想子必是雪爾

蒼梧郡有銅船沈於水天霽水澄隱隱可見謂

是伏波所鑄

逍遙樓三字後有大曆丁巳顏真卿書字全無結構有俗氣下筆正如糊餅兩走之轉處法亂乃椽手之下者何以辱魯公

攝府江時有莫年妹一事甚奇年妹父廩生汝賢母歐氏有兄二人其庶母翟氏戊戌寇亂翟有娠汝賢令長子隨母次子隨翟氏而自負年妹避寇途遇賊汝賢被殺賊執年妹以去教之獍語不能遂送田主李某家李酬以酒飯賊謂

李曰此平西莫秀才女也勿令出李藏年妹於家時方六歲令與其女俱女長適翟生以年妹媵焉居二年年妹漸長翟生欲收爲妾李氏怒不肯日與翟生鬩生偶他出李氏罵年妹曰老婢亟去吾非與汝共丈夫者年妹遂走出猶記賊平西莫秀才之語因沿途問平西路避人藏跡行三日不得食至一村落饑餓力疲甚坐人家門首其人出叱曰汝何家婢子來此年妹泣語之故其人曰莫秀才妻嫁此處人家因馳往

嶺南瑣言卷上
報之歐氏至不能認其容貌歐氏名指無甲妹
及二兄指亦如之以此為記又妹生時磕損其
額角癥痕宛然母子相持哭既而長兄亦至因
詢次兄則翟氏娠已生子名翟養貞守不嫁且
撫養其次子已為婚娶矣予聞為獎異翟氏令
年妹仍依翟氏居為擇良家子嫁之此事離合
絕竒然歐遽變節而翟不二其志且撫次子與
其子至於成立戴媯之事不為異矣詩不云乎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其好醜之跡志之俱足以

風云

秦氏永福人嫁某數月死後嫁張名已而名風
疾名故貧卒氏忍饑凍營粥餌以事之備嘗荼
苦積十年生二子俱幼萬曆庚戌鄰舍火起氏
急抱二子出置空地上復入欲負其夫時火勢
已及衆止之氏不聽冒焰而入遂與夫俱死火
中火息撥灰覓之則夫骸燬盡而氏體獨全予
聞行縣優卹其家第再醮礙於格令置豐碑二
上書云義烈秦氏一豎於墓一豎道左俾觀者

有所感云

銅柱之說不一南裔異物志馬文淵積石爲塘
達於象浦建金標爲南極之界然不言幾柱而
俞益期牋云文淵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北有遺
人十餘家居壽冷岸南與銅柱對皆以馬爲姓
山川移易今在海中則非今憑祥分茅兩銅柱
矣而唐南蠻傳謂林邑南大浦有五銅柱山形
若倚蓋馬援所植銅柱而曰山其巍聳可知今
銅柱未聞若是偉也又開元間何履光以兵定

南詔取安寧城復立銅柱柳子厚以爲復立者
乃安南都護楊舟豈文淵所立銅柱固多亦經
交人毀仆獨憑祥分茅與中國爲界得久存耶
又馬總元和中爲安南都護建二銅柱於漢故
地鏡著唐德五代晉馬希範平羣蠻亦立銅柱
於溪州總與希範皆自謂伏波裔故也今皆不
知何處

嶠南瑣記卷上

嶠南瑣記卷下

曾唐初爲道士太和中舉進士作遊仙詩才情
縹緲岳陽李遠員外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
曹徃謁之李倒屣而迎曹體幹充偉李戲之曰
昔者未睹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此際接晤竊恐
壯水牛亦將不勝其載

呂衡州溫善謔子厚在柳州溫謔之曰柳州柳
太守種柳柳江邊柳館依然在千秋柳拂天南
公至黔南溫又謔之曰黔南南太守南郡向雲

南園向南亭醉南風變俗談

柳州有種柳戲題詩柳州刺史種柳柳江邊
談笑爲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陰當覆地聳榦會
參天好作思人樹慚無惠化傳蓋追憶衡州戲
語而作也

西中宴饌畢乃進魚即撤席一日隨二叅知飲
予坐末席魚偶不足以尾進客云何爲進尾予
曰二公乃魯師道故宜得此不佞何敢望
此中胥掾閹隸之屬多莖愚不諳事語之通不

了了雖纖細亦須自檢張七澤云祇爲檳榔吃
壞予問何故曰至清之氣皆沉墜不能上升宜
其混混乃爾

桑民懌嘗調柳州倅不欲往或問之曰宗元小
兒久擅此州名往一旦掩倨其上不安爾

吳武陵遺孟簡侍郎書云古稱一世三十年子
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則天怒也
不能終朝安有聖人在上畢世而怒人臣耶
已酉夏予督臨儲一年矣與堂翁求一代意在

假省也一夕夢中作詩云葡萄且醉樽前酒圭
壁還爲席上珍時署齋有葡萄二叢予構高架
架之濃鬱蔽芾殊堪銷暑因語兒輩云占此夢
似葡萄熟後當還部不得送爾曹歸矣旣得代
堂翁以手札趣還曹遂以孤舟往過天津岳斗
元曹長召飲有酒甚佳詢之云葡萄酒也馬中
貴所餽因憶夢中之言不偶而是日推粵右學
僉入都始知之次日命下乃知席珍爲儒官
之兆而圭亦有臬象

又嘗夢入一廟廟貌尊嚴予揖之神授以扇視
之則邊骨上鏤有細字又展之面上小楷甚工
再展則斷爲兩旣出有木橫于門予躍過之門
者曰勿遽去且占星一人曰武官也一人曰非
也乃法官次日以語闕廠二僚長且云予將陞
僉事矣必分巡二公曰何以占之予曰扇有風
風憲之象門有木者臬也扇得半盖分風而疑
爲武官者治兵之事也居數日遂陪浙憲再得
今命乃知扇邊有字乃邊隅文學吏謂非武官

者文之反也

石工言嘗入深山中覓石峯售之偶登靈川界
內一山檢覓之間忽見一洞內光耀如月就視
之洞口甚狹僅容一人內廣亦不踰數丈而乳
石累累下垂不勝數交映有光可手而探也因
回呼其侶欲共採之忽白氣一道自洞出爲其
所衝倒地昏暈不省者久之遂迷不復見有洞
處氣猶漫亘山谷久始散石之精華所聚宜亦
有神呵護之也

庚戌十一月壬寅朔日食七分五十七秒予時
在邕州是日陰雲不見後見范職方守已疏言
初甚時刻及食之分秒與所測不符因摘曆中
差訛數事駁論且謂其以意爲增減予直謂彼
輩原無意見亦非有增減且如冬至日在箕三
不得復進而箕四此最易曉祇是鹵莽踈漏下
筭子錯爾似於歲周日躔有退無進猶未之知
也使能解立法之意於布筭時一一詳慎豈至
差謬若是

近因范議春官上言乞博選海內精曆理者集議改定予按大統曆本之授時盡去歷朝積年日法立爲氣閏轉交四應而百年消長各一即其差分之積上推徃古而必合即其下筭將來而不謬者其法冠絕百代後有作者恐不能易若據前人成法以意稍爲增損如按圖經指數道里終屬懸度曆法至此已極精密則其差亦愈微眇如劉洪之知日行遲疾張子信之知日行有入氣差王朴之得發斂法皆畢一生精力

始能得之改定之說談何容易如魏之景初晉之泰始皆不能改吳之乾象唐曆二十三家不能改太初又如石晉之調元曆唐傳成均之戊寅曆韓穎之至德曆皆行數年而差更甚王恂云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曆之誤正在數爾去數則無曆理矣

士司法極嚴酷鞭笞殺戮其人死不敢有二心所謂怯于私鬪勇於公戰者商販入其境則輸稅以二槍交植境上曰關未稅而越關者輒射

之輸稅後雖露處野宿物貨狼籍道路夜行無敢窺者

祿州本太平屬後淪入交州與龍州接壤土司遇喪事賻贈之來其酬必倍祿州以千金賻龍州龍州以為餌已辭不受祿州憾之遂尋兵戈讎鬪不已辭曰逋其賻金千緡也

土目稱其酋曰布伯布伯猶華言主管也謂百姓曰提陀

田禾叔言邊方之官非有為不足以戡亂非有守不足以服人非久任不能諳土俗

獐人遠歸則止於三十里外其家遣巫持籃往迎之脫婦人中相貯籃中前導曰為行人收魂歸也

獠人相鬪殺若所殺之人得美鬚髯者則剗其面籠之以竹鼓譟而祭之以徼福

粵中多產錫以賀出者為最按水經馮水南出於萌渚之嶠五嶠之第四嶠也其山多錫謂之錫方

唐開元中測日晷南至交州晷出表南三寸三分八月海中望老人星下衆星粲然皆古所未名按水經注區粟城建八尺表日影度南八寸自此以南北戶向日望北辰落在天際又比景縣日中頭上影當身下與影為比故名
林邑記云松原以西鳥獸馴良不知弓矢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南移之嶺啐不踰仞蒼庚懷春於其北翡翠熙景乎其南雖嬰謹接響城隔殊非獨步難游俗性塗分故也此段文字甚奇

狄武襄征儂智高兵出桂林道傍有一廟神甚靈武襄駐節禱之因取百錢朱塗其面與神約大捷則投此錢面盡上向衆方聳視已揮手一擲百錢盡紅舉軍歡呼震地武襄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疎密就地釘之曰俟凱旋謝神取錢既敗智高平邕管師還過廟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面錢也南人尚鬼武襄借此作其氣爾

沈希儀為叅將時正值兩江多故希儀使其腹

心詐為販者以貨入諸土司貿易察其動靜密以謀報其夫人亦有智畧召諸婦入視其有能者令往看夫因攜線繡巾帶諸閨奩中飾具往鬻之得與夷婦習因盡知其內外幽隱之狀其師無虛出者以此

蒼梧賈雍為豫章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為賊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營中咸走來視雍曾中作語云諸君視有頭佳無頭佳衆泣曰有頭佳耳雍云無頭亦佳語罷遂仆

宋士堯馬平人儂賊之亂士堯領兵赴邕奮勇為諸士先適師潰賊於馬上斷其首已落猶跨馬馳還營賊望之驚以為神

橫州學正劉瑄持身端謹每日授諸生經講論不倦州守方脩學宮日親至度工諸生曰盍往迎之瑄曰脩學有司職講學吾職也各舉其職何以迎為

永淳賢尹祠祠知縣趙某其為令多穢跡而善結士民之機黠者陰使市胥保之當道令適病

死遂許立祠民怨之者曰祠成必毀之乃祠於縣治門內久之令有同籍者來為當事因移祠縣西會事久無能憶其故跡者遂至今其祠尚在

陶璜為允真守立郡築城于土穴中得一物白色形如蠶蛹無頭長十數丈大十圍軟軟能動割其肉如豬肪以為臠甚香美璜自食之於是三軍皆食

陶璜常晝臥見一女子枕其臂欲投之用瓜擲

其手痛不可忍放之遂飛去

鶴林玉露云馮京父商云今俗傳奇本此而

邵氏聞見錄稱京之父式為左侍禁常取京所讀書題其後云將仕郎守將作監丞通判荊州軍府事賜緋魚袋馮京京後判荊南其銜與父所題無異一云還妾事乃馬涓之父從政羅大經誤以為馮京也涓元祐六年廷對第一

楊貴妃容州雲凌里楊山人小名玉環父亡母葉氏懷孕十三月生妃有異姿都督部署楊康

求為女時楊玄琰為長史又從康求之攜至京
後選入壽王宮時年十四明皇召入內號曰太
真
綠珠姓梁氏博白綠羅村人生而端麗石崇為
採訪使交趾回道經博白以珍珠三斛買之
汪直藤峽猺藤峽平後以俘入初正統間嘗令
南方征勦諸峒幼童十歲以下者勿殺割去其
勢不死則養之以備淨身之役此真所謂刑餘
也

蒼梧士燮常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藥一九
用水調含服之搖其頭少頃目即開手足漸能
動半日起坐四日遂言語如常奉字君異候官
人也

漢永和間周敞為交州刺史採龍山之木為州
門鼓下分一鼓給桂林郡一鼓給交趾郡擊一
鼓則二鼓皆鳴所謂叩宮而商應
堯時有何侯者隱蒼梧山至夏禹時五帝賜藥
一器家人三百餘口同昇今為太極真人

龍眼事鮮見西京雜記尉陀獻高帝龍眼樹三
都賦蜀賦旁挺龍目側生荔枝而吳賦中亦有
龍眼總一物也而易一目字何謂

扶荔宮所植不但荔枝凡柑桂椰欖枸榔之類
皆連歲移植徒損民力一無活者

扶南王范文本夷奴牧羊山澗水中得二鱧魚
規欲私食郎知檢求文曰非魚也將礪石還爾

郎至魚所見是石遂去文異之石有鐵文就山
中治鍊鍛作兩刀舉刃向鄣祝曰鱧魚變化治

石成刀斫石鄣破者文當治此國遂斫之石破
於是人情附之後王扶南石上痕尚在魚刀子
孫寶守謬比之斬蛇劍

容州三洞天都嶠山太上寶玄洞天白石山秀
樂長真洞天句漏山玉闕寶圭洞天

楚巫臣適吳吳以為行人巫臣教吳伐楚壽夢
六年楚伐吳為巫臣也至衡山而還衡山在楚
南境內與吳遠此云何解

長沙定王子靖侯名狗彘元朔間封零陵之南

部為侯國王莽更名曰泚以狗彘為名既不若於菟之猛又非犬烏之穉古人之不諱惡名如此

王伯安平思田八寨即乞病歸至南安小憇一佛寺寺有靖室乃前老僧示寂處老僧化時戒其徒歲加封識不許開戶伯安固強開之中有書云五十七年王守仁啓吾鑰拂吾塵問公欲識前程事開門即是閉門人伯安愕然數日遂卒

龍涎香出西洋諸國番舶徑往東澳元非西產萬曆甲午命福建兩廣辦進西人亦為之困則廣之一字累之也嶺外雜記云龍枕石睡涎沫浮水面積而堅凝惟鮫人能取之新者色白久則紫又甚久則黑白者如百藥煎黑者次之似五靈脂其氣近臊和香焚之則翠煙浮空而不散一說云香有三品一曰汎水如前所記者上品也一曰滲沙乃漂泊洲嶼間風雨浸淫久滲沙土者一曰魚食龍吐涎羣魚競食之糞浮於

嶺南瑣言卷下
砂磧上氣甚腥穢皆不可用此物予常於閩行
省見之舶商攜有十三兩至問其價云每兩價
一百二十兩問何據云嘉靖間採辦有案子因
取視之形正如百藥煎初焚微有腥氣已而清
氣逼人時盡倒累年舊牘檢之果得一牘云每
兩價六十七兩且謂留上香五兩次香七兩以
待再命而庫冊業已失載司帑者細檢帑內廢
朽諸物得兩裹封識宛然香氣無異新者予考
之閩廣採辦龍涎事在嘉靖丙辰與敗物共處

垂五十年而味不減真異物也後有知者語予
曰故事商人自赴內庫交納半為中官侵費不
必盡香價也

試龍涎香法將結塊者奮力投沒水中須臾突
起浮水面或取一錢口含之微有腥氣經宿其
細沫已燕餘膠結舌上取出就淖稱之仍重一
錢又乾之其重如故雖極乾枯用銀簪燒極熱
鑽入枯中乘暖抽出其涎引絲不絕驗此不分
褐白褐黑俱真

占城唐顯德間貢薔薇水猛火油薔薇水灑衣
衣敝而香不滅猛火油用以灑物得水則火出
夷人用之水戰內典云人火得水則滅龍火得
水而熾

容州有莫道人者名洞觀居羅浮石洞不知其
年歲山下八九十歲父老言少時見其丰姿已
如此登山如飛常數日不食或與之食不辭多
寡輒盡食之

安昌期志稱韶州人東志以為恭城人

朝野僉載柳州曹太年八十五小妻生子日中
無影

馬人本林邑蠻深目獬鼻散居峒落獻歲時至
軍府聽令狺獠不與同羣韓愈詩衙時龍戶集
日上馬人來龍戶即龍人也

異物志稱烏蠻在南海郡之西安南都統司之
北即烏澣蠻也古損子產國生首子輒解而食
之曰宜弟味旨則獻其君君喜之而賞其婦娶
妻羨則讓其兄其國有烏蠻灘焉漢建武中國

癸校鳥蠻灘在橫州東十里即其地
飛頭獠頭將飛一日前頸有痕匝如紅縷及夜
狀如病頭忽飛去於泥中尋蟬蚓之類食之將
曉飛還如夢覺其腹實矣又云飛去時以耳為
翼一日占城有尸頭蠻本是婦人但目無瞳子
為異耳好食小兒糞遭其食者兒必死有人頭
飛去家人以被覆之頭回不得合墜於地氣充
充欲絕去被頭自地起就頸上合之即活

博物志蒼梧吏劉京云桂林晉興寧浦間人病

將死有飛蟲大如小麥或云有甲在舍上人氣
絕來食亡者雖撲殺來如風雨不可斷止肌肉
都盡止餘骨在乃去殞殮不時皆受此害有物
力者以衣服布帛五六重裹亡者此蟲畏梓木
氣若以梓木板障其傍并以作器便不敢近
前載程大中校妖事妖言亦有自歐希範初為
亂遣待制杜杞討之杞偽招降希範與酋數十
人來杞大張燕犒醉之以酒乃執而盡磔之皆
剝其腹繪以為五臟圖未幾若有所覩一夕登

圍臥於圍中家人急出之口鼻流血言希範必
拳擊我遂死杜杞殺降宜有此報至於誑傳為
神寔起於此外信之亦謂希範與希範
粵右狼兵鷙悍天下稱最然多非真狼真狼必
土官親行部署纔出舊制調征狼兵所經過處
不許入城蓋其性貪淫離家遠出罕御酒肉不
獲縱貨色之欲含怨懷恨惟劫於其主之威而
已在有司善遇之不則剽掠之性一動不可復
制矣

東蘭那地南丹三州狼兵能以少擊衆其部署
之法將千人者得以軍令臨百人之將將百人
者得以軍令臨十人之將凡一人赴敵則左右
大呼夾擊一伍爭救之若一人戰沒左右不夾
擊者即斬一伍之衆皆論罪及截耳一伍赴敵
則左右伍呼而夾擊一隊爭救之若一伍戰沒
左右伍不夾擊者即斬一隊之衆皆論罪及截
耳不如令者斬退縮者斬走者斬言恐衆者斬
敵人衝而亂者斬敵佯以金帛遺地或爭取不

追躡者斬全與軍政所載無異其論功行賞之法戰沒者臨陣躍馬前鬪因而摧敵破陣雖不獲級而能奪敵之氣者俱受上賞斬級者論首虜斬級而能冠同伍者輒以其人領之岑氏家法七人為伍每伍自相為命四人專主擊刺三人專主割首所獲首級七人共之割首之人雖有照獲主擊刺者之責但能奮殺向前不必武藝之精絕也

粵西入交趾有三路一路由憑祥州出鎮南關一日至文淵州一路由思明入丘温者過摩天嶺一日至思陵州一路由龍州入一日至平西隘

村落有水草處多以草結為鷺鷥之狀用灰塗之百十為羣俛仰飲啄顧盼張翼無不絕肖俟有迴翔飛下者弋取之亦有立牆頭屋極者驟見之未有不以為真也
粵右兵餉半藉鹽運其法與他處異官出鹽本及舟具歲令郡倅一人往東省鬻買運歸轉市

嶠南王言卷一
楚商取其利以資餉蓋官自為市也每歲定為
一運運分四起顧一歲類不能畢一運之後緩
則利輕速則鹽滯而嶺左嫌分鹽之利楚南病
得食之艱事非同舟情不相急牒文往復意見
齟齬徼潤鄰壤殊非得已往以武卒駕舟今改
用水手以閭右充之既無工資稍稍得溢於數
差不甚困若遇東省盤覆之密必苦斫閱粵人
原無積蓄就役如赴湯鑊予舟行遇艤舶過見
其憔悴困苦因漫占一絕云官差贏得號長年

十丈遙遙木馬船不信揚州風景好重樓歌舞
百花煙木馬粵西艤舶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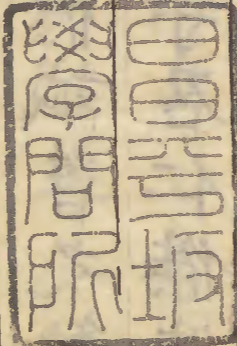
王元字文元桂林人貧病苦吟妻黃氏元每中
夜得句黃輒先起然火具紙筆元甚相重元有
聽琴詩曰拂琴開素匣何事獨顰眉古調俗不
樂正聲君自知寒泉出澗澁老檜倚風悲縱有
來聽者誰堪繼子期又題鄧真人遺址曰三千
功滿輕昇去留得山前舊隱基但見白雲長掩
映不知浮世幾興衰松稍風觸霓旌動椶葉霜

霑鶴翅垂近代無人尋異事野泉噴月瀉秋池
又贈廖融云伴行惟瘦鶴尋寺入深雲

翁宏字大舉寓昭賀間不仕工詩送人下峽云
萬木殘秋裏孤舟半夜猿南越行云因尋買珠
客悞入射獵家細雨云何處殘春夜和花落古
宮途中逢故人云孤舟半夜雨上國十年心衡
山處士廖融南游宏贈詩云孤吟牛渚月老憶
洞庭山皆稱佳句

唐仁傑全湘人苦吟陳德誠出守池陽仁傑以
詩貽之云紅旆渡江霞蘸水青蛇出匣雪侵衣
德誠善之勉之入金陵會休沐朝達集于升元
寺召仁傑偕往酒行請賦登閣詩仁傑沉吟少
頃立就有句云雲散便宜千里望日長斜占半
城陰衆皆闕筆如元白之遜楊汝士也又贈僧
詩云只住此山能有慮向來求佛本無心
野次四五月間有花絕似苑而開甚盛詢之士
人云名苑共娘謂與苑同母也其名甚新因戲
作二絕云名園花色遜夭姿玉嶺霜林植種奇

豔質從來無野態莫教錯認是連枝
右苑花間
嬌姿肯與鬪春光體質天然信野妝
開落也知人不管免教輕豔妬昭陽
右共娘答



嶠南瑣記卷下

